

克林顿访华言行录

中美首脑唇枪舌剑

友好辩论敏感话题

江主席首次公开讨论

人权、六四、西藏问题

克林顿评论中国民主

中国要做负责任开放大国

美国总统的中国『建言』

正 源



克林顿访华言行录

——美国总统的中国“建言”

正 源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克林顿访华言行录：美国总统的中国“建言” / 正源编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8
ISBN 7-5004-2329-2

I. 克… II. 正… III. ①克林顿·比尔 (1946—) —访问
—中国—语录 ②中美关系 IV. 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2001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625 插页：2

字数：265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0.00 元

出版前言

美国总统克林顿 1998 年 6 月访华，无疑是中美两国交往史上的大事，也是 20 世纪末的世界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盛事。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件，我们约请一批国内外学者编撰了本书。本书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克林顿总统在中国访问各站——西安、北京、上海、桂林和香港——的演讲和座谈记录；二是主要依据新闻报道和其他材料编写的访问纪行；三是国内外学者对克林顿总统中国之行的评论，这就涉及中美两国领导人对相互之间和国际重大问题交换的意见；中美两国领导人所达成的相互谅解及协议，以及它们的重要意义；国内外新闻媒体对相关内容的估价和评述。

应该申明，首先，本书中所有评述，并不代表中美两国政府任何一方的官方意见，仅仅是研究国际问题的部分学者的看法，或者说只是两国民间的多种看法之一。其次，本书所辑录的克林顿总统讲话，极个别的地方作了删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7 月

目 录

一、序篇：开拓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1/

1. 大国对话：为了开拓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2. 克林顿到达中国前关于访华的讲话
 - ▶在华盛顿美国全国地理学会就 21 世纪的美中关系发表的讲话（6 月 11 日）
 - ▶在白宫接受中国新闻媒体驻美国记者的联合采访（6 月 19 日）
 - ▶文章：《我为什么去北京》，载 6 月 19 日美国《新闻周刊》杂志
 - ▶在埃尔曼朵夫空军基地的讲话（6 月 24 日）

二、西安：历史与希望之间 /43/

1. 克林顿访问西安纪行
2. 克林顿在西安访问期间的讲话
 - ▶在西安古城南门欢迎仪式上的致词（6 月 25 日）
 - ▶与陕西秦陵镇下河村村民的座谈（6 月 26 日）
 - ▶在陕西下河村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6 月 26 日）
 - ▶对陕西下河村村民的讲话（6 月 26 日）
3. 两千年的城池与两百年的国家（述评）

三、北京：走开放大国之路 /91/

1. 克林顿访问北京纪行
2. 克林顿在北京访问期间的讲话
 - ▶对美国人民的电台演讲（6月27日）
 - ▶在天安门广场欢迎仪式上的致词（6月27日）
 - ▶与江泽民主席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6月27日）
 - ▶国宴答谢辞（6月27日）
 - ▶在崇文门教堂做礼拜时的讲话（6月28日）
 - ▶在慕田峪长城接受记者采访（6月28日）
 -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和回答学生提问（6月29日）
 - ▶在向北京大学图书馆赠书仪式上的致词（6月29日）
3. 北京行：从对手到伙伴（述评）

四、上海：繁荣与自由同行 /173/

1. 克林顿访问上海纪行
2. 克林顿在上海访问期间的讲话
 - ▶与上海市民座谈走向21世纪的中国（6月30日）
 - ▶受邀担任嘉宾主持上海广播电台990谈话节目（6月30日）
 - ▶在上海市市长欢迎仪式上的致词（6月30日）
 - ▶在上海商界欢迎会上的讲话（7月1日）
 - ▶在上海金汇花园住宅小区对居民的致词（7月1日）
 - ▶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7月1日）
3. 繁荣的中国——全世界的期待（述评）

五、桂林：参与世界环境政治 /271/

1. 克林顿访问桂林纪行

2. 克林顿在桂林访问期间的讲话

▶在桂林七星岩公园与七位环境科学家的座谈（7月2日）

▶在桂林七星岩公园欢迎会上以环境为主题的演讲（7月2日）

3. 世界环境政治——责任和参与（述评）

六、香港：未来从这里开始..... /307/

1. 克林顿访问香港纪行

2. 克林顿在香港访问期间的讲话

▶在香港地方领袖和商界人士欢迎会上的演讲（7月3日）

▶在香港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7月3日）

3. 香港：起点与归宿（述评）

七、尾篇：承担世界责任 /351/

序篇：开拓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大国对话：为了开拓一个 新的世界秩序

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北京为这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元首铺下了红地毯，世界媒体聚焦在克林顿那张意气风发笑容可掬的脸上。

代表着美国的克林顿，对于中国，他的身份是敌人还是朋友？这个问题并非是无稽之谈。当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其身份仍然是敌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意识形态宣传说，帝国主义的总头子到世界革命的圣地北京俯首称臣，证明了帝国主义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今天，确定克林顿的身份，实际上是确定了中美关系，从而确定了同美国的友好关系。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个问题一向是政治和革命的术语，对于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联盟和对抗的选择都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然而开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宏伟抱负，却是非常现代的故事。中国成为现代国家的努力应从戊戌变法算起，至今已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云激荡。这期间，血流漂杵，生灵涂炭，世家显贵灰飞烟灭，名教伦理升沉起伏，乌托邦意识形态飞扬跋扈，甚嚣尘上，战争与革命君临天下，横扫神州。就其惨烈而言，五千年文明黯然失色。

对于现代的中华民族来说，敌人和朋友的选择，和现代化问题一样历经磨难，到现在仍然是历久而弥新的问题。中国文化有着其他文化不可比拟的政治性，合纵连横、南面之术等权术思想源远流长，深入到基本的文化精神之中。在权势绞杀与争夺中，中国的政治文化对敌人和朋友有着精深的阐述。

但是，在世界政治中，谁是中国的敌人和朋友，却远非如想象的那样不言自明。因为，在民族之林中而不是在权势争斗中确定敌人和朋友，中国的政治文化缺少这样的经验。

说来很巧，中美关系的百年，又恰是以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北京大学的创立为开端。北京大学曾得到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用于在中国发展现代教育事业。这一事实，究竟是中美关系的良好开端抑或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阴谋，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以后中美关系中的许多事件，如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陈纳德飞虎队来华抗日，等等，都是放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下来加以审视和评判的。

所以，中国的敌人和朋友，常常演变为谁是执政党的敌人谁是反对党的朋友的问题。在理论上，中国曾经有过许多历史选择的机会；然而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敌人和朋友，是由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决定的，而不是根据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来选择。中国曾尊苏联为“老大哥”，以后反目成仇，剑拔弩张。“老大哥”反成为中国的第一号敌人。中国也曾声明：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国国土是越南的可靠后方。然而，这并没有阻止1979年震动世界的中越战争的爆发。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历史实例，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柬埔寨的波尔布特，都是选择失败的记录。

记录是严酷的，历史是不宽容的。选择的错误无疑会给一

个民族带来无穷的灾难，而最多给某一个政党带来短暂的好处。而且，选择的错误需要用加倍的努力去纠正，失去的不仅仅是时间和机会，而且还有一代人以至几代人的努力。当历史的迷雾散去之后，历史事件的意义凸显出来，我们是否有勇气面对真相？我们是否有勇气和能力批判那些急功近利的选择？我们是否可以超出政党政治的狭隘视野，从中国的世界地位的眼光，重新审视“敌人和朋友”的问题？

中国有着二千多年的雄伟政治抱负的传统，有着丰富的文化和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超级大国，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中国的经济也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日本，它的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也大大落后于欧洲大陆。中国内地的贫困状况很可能在下个世纪延续相当长的时间。中国的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港口、电信和电力设施，即使按最好的情况估计，也落后于先进国家几十年。更为关键的是，它的政治体系还没有按照先进的市场经济的需要来运行。

中国已经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二十年了，其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在国际经济中的份量大到如此程度，特别是中国决心利用开放其市场的机会来达到政治目的时，整个世界都将重视它的存在并关注它的发展。如果中国继续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开放市场和遵循开放的政策，日益强大起来，中国和其他国家具有怎样的关系，即构成怎样的世界政治格局，才能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合作而不是对抗？作为在世界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强大国，美国能否适应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大国的崛起？这是当今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最为紧迫的现实问题之一，也是美国外交政策上的重心之一。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中国之行期间，这样讲过：“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

民是伟大的人民。如果我们两国人民是敌人的话，那么我们共同居住的这个世界的前途，的确会是黑暗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进行合作的共同点，那么实现世界和平的机会就无可估量地大大增加了。”

一个美国政治家这样的表达，在中国人眼里，很可能被看作是空洞的外交辞令，更何况在1972年时的中国，当时的意识形态宣传把尼克松访华说成是“社会主义蒸蒸日上、帝国主义气息奄奄”的表现。政治分析家和政治史家对过去二十六年的中美关系，更津津乐道于政治佚事和权力阴谋，分析的着重点放在了利益的此长彼消。

今天，当意识形态的迷雾逐渐消散之后，“帝国主义”已不再是美国的标签时，尼克松的这段话就显露出历史本来的深刻：中美关系不只是一种利益交换，或者从全球的眼光看，完全不是利益交换，而是关系到“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如果当初能够以这样的胸怀看待尼克松的话，中美关系可能早已具有了另外一种历史面貌。

中美关系在过去二十六年间经历了数次大起大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参加了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同美国和国民党的联盟抗衡。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和美国都把对方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

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并迅速走向军事对抗。处于劣势的中国不能不把前苏联看作是最主要的敌人，从而作出了向西方开放的战略决定。1972年，“帝国主义头子”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公开访问了北京。在打开僵局的内容广泛的会谈中，中美双方都没有攻击对方的意识形态，而是用务实的态度来对待国家利益。

当然，中国和美国结为盟友为时尚早，但是两国之间的关

系仍在不断改善。以后的历史事件证明，结为世界政治意义上的盟友，不仅需要有现实利益上的共同点，更需要有文化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的基础。1979年初，中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后中国实行改革，进一步向西方开放，中美关系不断有突破性的发展。1989年，苏联解体，中国与美国为反对共同敌人苏联而结盟的战略基础不复存在。

然而，就在这一年，发生在北京的一场风波，导致了中美关系直落而下，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成为1972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史上最为黯淡的一页。美国取消了高层互访，限制技术转让，中美之间的官方接触细若游丝。尽管1991年以后恢复了一些互访活动，但1989年“政治风波”对中美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很显然，这一事件最终暴露出中美关系中脆弱的一面。美国从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价值理念来评判1989年的“政治风波”，而中国认为美国粗暴地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双方的立场大相径庭。在中美关系出现逆转的情况下，中国不断地提出美国的动机问题。中国认为：中国人权状况比二十五年前有了很大改善，而美国在90年代在人权问题上继续对中国施压，对中国如此强硬；而对俄罗斯却网开一面，如此温和，是歧视的表现；美国拚命阻挠中国主办奥运会，并在日内瓦人权委员会上对中国百般刁难，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对中国得寸进尺，阻挠中国迅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这一切都说明了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开始担心中国的迅速发展会影响美国的利益，因此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不愿意看到一个新对手的崛起。总而言之，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事实上，无论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何争论，其实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上的差异，以及基于这种差异形成的深刻的猜疑，是最为根本的分歧。无论这些争论随着时间的流逝怎样淡

化，那种内在的分歧还远远无法真正消除。

1992年，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入主白宫。克林顿是二次大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政治人物。这个诞生于世称“婴儿潮”时期的“政治神童”，几乎二十几岁就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克林顿执政的头三年里，中美双方高级官员没有举行过有实质内容的会谈。尽管如此，中国和美国都认识到，避免冲突和对抗是一件好事。积极的态度应该是：为两国长远利益有意义的对话创造机会。尽管双方的紧张程度曾经一度陷入危险境地，但是中国和美国都愿意作出努力，重新建立建设性关系。最大的经济发达国家与最大的经济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许多共同的利益。新的世界秩序意味着，单个的国家利益是和其他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中美共同努力，就可能建构起积极的世界秩序，对国际事务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中国和美国（包括其他大国），有着与世界秩序相关的重大利益。

稳定的国际秩序要求中国和美国在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削减军备方面共同作出努力。全球性市场的形成，使中国从进入国际市场中得到了好处，美国也从进入中国市场中得到了好处。在加强国际联系方面，中国和美国一样，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所参加的其他组织中有着自己的既得利益。一个国际组织如果没有中国积极主动的参与，是不可能强大而有效的。帮助中国早日做好准备，参加这些组织，符合美国的利益。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不仅是中国优先考虑的国策，也符合世界秩序的利益。中国有十二亿人口，只有繁荣和稳定，才能避免出现大量的难民，不给世界增加压力。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就会促进地区的稳定，并推动国际贸易。

世界政治格局将怎样配置，这的确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

问题。通过种种危机，中美两国认识到了开展对话的必要性。双方知道，对抗不能解决问题。美国知道，对抗将有可能失去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欧洲将独占与中国发展关系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中国也清楚，对抗有可能失去美国的支持，而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国通过与世界交易而走向繁荣富强的梦想将不可能实现。

在新的不断发展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正在逐步按照国际社会的规则走“开放之国”和“负责任的大国”之路。中国要顶着亚洲金融逆风解决好国有企业改革等难题，需要美国的资本、技术和市场。一直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正处在一个转轨时期，中国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以及海外的经济合作和投资。由于中国经济牢牢地与国际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正在增加。

1997年秋亚洲发生金融危机，1998年5月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中国和国际社会保持一致，始终采取配合姿态。最近中国对日元贬值后坚守人民币汇率的态度也受到了好评。当亚洲的前景变得有些捉摸不定之际，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份量与日俱增。克林顿政权担心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政治前景不明朗。但是在邓小平逝世后，1997年7月香港顺利回归中国，秋季的中共十五大又确立了新的领导机构。

事实证明，中美用共同的语言进行会谈的舞台一直在扩大，中美关系在曲折的过程中不断地迂回靠拢。中美双方都发现，彼此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利益关系越来越明显。终于，在1997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中美双方开始用“战略性伙伴”来形容彼此的关系了。正是这次访问，使中美关系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转机。

两国一致同意为“建设战略性伙伴关系”而进行合作。在

江泽民主席访美时，中国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今年，中国允许美国宗教领导人进入西藏，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积极开展了对话。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停止同伊朗进行有关核技术出口的谈判，后来再次加强了对核技术出口的管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打算不久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在人权、核武器和导弹技术出口等存在摩擦的问题上开始与美国协调。而美国方面过去实行的对华强硬态度也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在1997年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不再像往年那样提出反华议案，美方允许使用中国的火箭发射美国卫星，美中最高领导人之间还开设了直通热线电话。这种“相互让步”暗示美中之间已培养了一定的信赖关系。克林顿总统关于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的讲话，明显响应了中国的要求。中国认为，美国协调干预日元汇率，其动机之一是“为了避免中国因日元贬值而导致人民币贬值”。美中双方越来越多地表示接受对方的要求，两国关系已越来越密切。

美国总统克林顿从1998年6月25日到7月3日正式访问中国，这是继前总统布什1989年2月访华以及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克林顿在访华之前就一系列对华政策发表了讲话，表明了希望访华的强烈愿望。克林顿总统强调说，中美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美国的和平与繁荣。

中国也开始了解到，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舆论是不一致的，政府的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议案和决策也常常不一致。美国国内，反对美国接近中国的言论有着很深的党派斗争